

翁
同
龢
日
記

翁万戈 编
翁以钧 校订

第七卷



上架建议 文学/日记

ISBN 978-7-5475-0266-2



9 787547 502662 >

定价: 680.00元(共八卷)

翁同龢日記



第七卷

翁万戈 编
翁以钧 校订

中西書局

目 录

光绪二十三年丁酉(1897 年)	3019
光绪二十四年戊戌(1898 年)	3133
光绪二十五年己亥(1899 年)	3237
光绪二十六年庚子(1900 年)	3299
光绪二十七年辛丑(1901 年)	3363
光绪二十八年壬寅(1902 年)	3419
光绪二十九年癸卯(1903 年)	3479
光绪三十年甲辰(1904 年)	3549

光緒

二十三年(1897)

丁酉年日記

元日晴星斗燦然氣象清穆丑初三刻起焚香告

天

於
崇堂行禮畢趨朝惟尚模一報起已下正

上詣
奉先殿之後堂子行禮之前也

白王太后賜八寶荷包一紅色恭邸領銜具摺謝寅正三刻

召見於乾清宮賀新年喜一跪三叩

上宣諸臣近前依次手賜八寶荷包一內侍奉福字一方面授

之一跪三叩起上整奏對數語出至懋勤殿跪進春帖子

南齋諸君皆在俗日跪春恭祝三叩進坤宜宮磕頭仰初三刻

光绪二十三年丁酉(1897 年)

元日(1897 年 2 月 2 日) 晴,星斗灿然,气象清穆。丑初三刻起,焚香告天,于影堂行礼毕,趋朝,惟陶模一报。起已下,正上诣奉先殿之后,堂子行礼之前也。皇太后赐八宝荷包一,红色。恭邸领衔具折谢。寅正三刻召见于乾清宫,贺新年喜,一跪三叩。上宣诸臣近前,依次手赐八宝荷包一,内侍奉福字一方面授之,一跪三叩起,上垫奏对数语出。至懋勤殿跪进春帖子,南斋诸君皆在。俗曰跪春,恭、礼二邸进坤宁宫磕头(卯初三刻)。退至直房吃煮饽饽,更朝衣。辰初二刻诣长信门外,又一刻多,上率诸臣行庆礼,退诣前殿。辰正三刻多风起,甚寒。又一刻行礼。不宣表,不作乐。退至方略馆易补褂,诣寿皇殿,在孔雀房坐。巳正三刻上至,恭邸、礼邸、谟贝子、溥贝勒及余与刚、钱两君站班,戈什爱班宣名至舆前。上手授荷包一,红色,一跪三叩起,即于门外行三跪九叩礼,站回班乃散。诣贤良祠先公神位前上香,八叩。又在正中行礼,二跪六叩。吃蒸食。遇景东甫父子。拜客,由北城历西城,未正归舍。

初二日(2 月 3 日) (戊正立春。)晴,大风,极寒。早入,无外折,卯正见起貂褂,数语退,即换补褂。坤宁宫吃肉,有蒙古王公,无外廷一品,凡口十口人,余在第四排之第五,与溥俱连名。李鸿藻名在

余前,因请假,余仍居汉人之首。入座一跪,进奶茶一叩,无糕酒,此为祭新月神,二月、十月则为祭大神,恭邸云宫中旧语如此,即散。方略馆少坐,出城拜年,晤李兰孙,余则同乡、亲戚及六部同僚。午正归,寒不可支。小憩,晚饭后又拜客,至东四牌楼以北。自大小除夕、元旦以及今日,上皆诣西苑,或戌正或稍早还宫。晚风止,犹寒,入夜又作。(直隶普锡春祺恩旨。)

初三日(2月4日) 晴,大风尘霾,祁寒,向来所希,冒风几不能支,直房炉未然。卯正二见起。卯初上诣寿皇殿行礼,二邸随行礼,甫入门即叫起,一刻下。总署奏两江开埠,派李鸿章画押,已初退。至方略馆,未憩。访李傅相,谈数语归。未初赴总署,宴纳乐即日来画押,挈戈颂、甘伯乐、柏良材来,余先告傅相或商缓画,或以施照会与看,令其帮我,如余言行皆不允,独于施牵连两乌事肯为我辨,并言尽力办去,似非合谋者。申初二画毕,例留饮,余先归,而施已遣微希业等二人来署矣,不知云何。庆邸晨一晤,不到署,到者李公外,张、吴及余耳。焚轮怒号,天象可畏。晚祀神。

初四日(2月5日) 仍风,剧寒。入稍迟,卯初见起,一刻退。恩旨三道,皆恭邸孙辈及额駙也。山东普锡春祺恩旨。是日上吃小肉后即诣西苑问安,侍晚膳乃归。明日亦如是。内监赴西苑述旨,辰正传散,径归。午初至户部团拜,所谓开手办事也。未正归,风未止。张樵野生日,往祝未入。送席一桌(四两)、酒一坛(二两)。

初五日(2月6日) 风止,晴,稍暖,有开冻处。事下早,无折报,亦无内折、电报。卯初见起,甫退驾即出,余等散,恭邸将往西苑陈谢。方略馆小憩,饭。拜北城、东城客,慰仲华伯母之丧,谈二刻,归已未正。晚饭后又补东边一角归。是日恭邸侍膳,戌正始散。鱼龙曼衍,火树银花,兼投琼博簋也。(李合肥生日,往祝未入。如意八合。)

初六日(2月7日) 晴,暖,无风。斋戒。卯正见起,一刻退,无述旨,即散。归访李相,遇诸塗,午李相来谈。未初到署,申初施阿兰偕微希业、柏良材来,意谓必汹汹,却阴柔,先责庆邸不到,云有训条,非见王不说。余诘以去年正月初七问答,是龙州与西江相抵,伊无词,意欲赖却。其餘驳难数千言。最后以襄使照会给看,伊摘中国认错即是违约,无理取闹一场而去,日暮矣。

初七日(2月8日) 晴朗,晓寒。天明见起,折少,无述旨,即散。方略馆憩。鼓勇拜西城客粗遍,吊长石农麟内艰,贖以百金,悬一幛。入署少坐。归,定盛京卿银行拨款一百万奏稿。晚樵野来。午后风,夜止。风未至而先寒,寒虽凝而冰释,皆气之动也。小侯曾君和来晤。

初八日(2月9日) 晴,午后风,仍寒。入较早,外折皆批。卯初二刻上阅祝版回,见起不及一刻,无述旨,遂散。方略馆小憩。是日会典馆开馆,照例拈香九叩。至大堂与刚公谈,提调延君到,余一两人而已。出访李合肥,纵谈时事,不觉流涕。遂赴总署,是日各国使者来贺年,凡卅余人。啁啾满堂,二邸及本署官皆在,各部不过十余人,未初来,三刻去。次赫德来,樊教师来,同坐,申正散。施晤庆邸,略提会晤,未定期。俄使昨访李相,袒法使强争,尚欲赴署饶舌。连日弢携厂中字画碑帖,多未见者。

宋拓《梦英夫子庙碑》,覃溪赠叶云谷。旧拓《陀罗尼经》,林文忠跋。

旧拓《瘞鹤铭》,黄小松跋。麓台长卷。宋拓晋唐小楷,覃溪细字题,冶亭物。

初九日(2月10日) 晴,寒,辰刻大风,晚止。兰孙销假,步履如旧。事不多,述旨二道,辰初散。径归,不能睡,起,闲翻书帖。是日邀乡人饮,午正坐,二桌。恽松云到京来谒,余晤之,令鹿卿及弢甫等陪之,松云谈至晚,余又不能陪,鹿侄出见。余答三姓副都统庆祺,云峰,行三。谈黑龙江事,极言漠河分利不均,指周冕。三姓兵队乌

合;又言增祺办开荒不应来见,语近峭直,其人颇粗。富将军明阿之孙,神机营出身,久在漠河,其叔寿山曾力战受伤,永山阵亡。

唐蔚之、叶菊裳、潘京士、耿伯齐、赵季迪、张诗翁外孙。张湛如、温栋甫、李玉舟、庞劬庵、杨莘伯、卢经伯、李君壬、戴蓀夫未到、邵季英未到。

初十日(2月11日) 晴和,午后有风,晚止。卯初二刻上阅祝版,已正诣南郊斋宫。卯正见起,内外折均无。是日皇后千秋,今年三旬正庆,群臣照旧蟒袍补褂一日,内务府大臣应内右门行礼,今年改于十二日德昌门外。天明散。到馆小憩。出城拜恽松云,未见。易车过广肆,一无所见,而索价数倍曩时。午初归,未入庙也。高廉道雷其达颖生忽致重馈,却之,即作覆信交蔚长厚。苏子熙提督元春亦重馈,并各土物,亦却之。委员刘培椿号萱侣,拔贡,四川知县。来见,极明了,然近滑。得西江信,平安。

十一日(2月12日) 晴和,无风,天气晴朗。寅正上祈谷行礼,卯正一刻已回西苑矣。即诣寝门道大喜,旧例如此,龙袍褂。回瀛台传膳,待六刻始见。见一刻,无事,仅叩阁一呈。是日值孝全成皇后忌辰,上仍素服,未回宫。余等亦素服。已正退,径归。午入署,归写字,并复苏提督函。见苏斋丙申、甲午、乙未诗草四册,极佳。

十二日(2月13日) 晴和如昨。外折有三处密考,分手写之,颇忙。卯正见起,无述件,辰初三散。是日内府诸臣及中官皆花衣补褂。径归,看字画。午正赴总署,到者庆邸、李相、张、吴与余而五。未初施鬼来,所要求者百色铁路也,云南通路也,三省开矿也。邸应首、三条照约再商,次条驳。又言俄将来诘,力斥之。又言琼州及粤东海岸不可许他国屯煤,答以无此事。晓晓终未已,推报外部而去,申正矣,遂归。

德璀琳求见,却之。高丽织造主事全中基乞援,辞未见。

昨马啮圉人耳,去其半,可怕也。中夜梦魇,即起坐,忽忆三十年前断指事,感喟不已,盖予兄远戍将行,私窃忧叹,迫而出此。

十三日(2月14日) (花衣。)沉阴础润,暖。兰孙未入。外折无多,有清字旨一,辰初三散,归小憩。午入署。余东院书室颇冷,移榻于南向屋内,始觉安适。

十四日(2月15日) (青桂。)晴,有云气,大风,稍寒。起特早,照常入。是日成庙忌辰,上诣奉先、寿皇两殿行礼,卯正二刻出,辰正二刻回,两邸从。二起,仅二放缺。见起一刻,巳初三刻散,径归。写字看书,一味懒散。今日宴到署。

十五日(2月16日) (花衣补桂,染貂帽。)晴和无风。入时早四刻,写密考甚忙。寅正见起,退即递述件。带章京二人至池北直房,填放缺人名。是日寅正二刻上诣大高殿、寿皇殿供元宵,还宫有礼节。卯正御保和殿宴蒙古王公,天未明即散。保和殿筵宴,文一品皆入座,军机则向不去。归小憩,起挈斌同游厂肆,不入庙,过数铺,趁早无人也,饮市中,午归倦极,乘车则腰脚不适。夜于祠堂上供,吾俗所谓收真容之祭。

十六日(2月17日) 晴,暖。晨入,月色皎洁,无外折,有二报,亦无甚要事。卯正二刻见起,起下即散。归未得息,而客已来。是日邀恽松云饮,杨蓀芳、庞勗庵陪,恽已初到,杨则未正矣,申正散。看画,甚乐。早间祠堂叩头,敬收真容,斌孙率子弟将事。

十七日(2月18日) 晴和如昨。外折无事,起下即散,无述旨,到家辰正。小憩。答邓小赤函。入署,遇麟、张二公。归与侄辈闲坐。

十八日(2月19日) 晴,益暖。外折少,湖南蠲缓。见起数语,辰正三散。归倦卧,未办一事。甘肃道员袁鸿祐来见,其人近滑。樵蓀,行三,安徽人,年五十七。少随袁帅,后从刘毅斋出关五年,前年随董福祥来京,今

保引见。李相以许竹笈信示我，大略言若派使须先与商。又闻德欲索海口。

十九日(2月20日) 晴暖犹昨。外折多，闽浙密考，明发二，廷寄二。见起二刻，已初始散。归小憩。入署，桂生开印。又至总署会俄使巴伯罗福，申初来，酉初散。一高丽伐木出鸭绿江免税，力驳之；一喀什噶尔边界官刘竹铭贩私事；一止印度人货，恐传瘟疫事；一黑龙江买粮事。最后略及法事，又故为关切，言许法便宜则英必照请。是日未初上御紫光阁宴蒙古王公，王公请回安。送王弼臣世兄谦良廿两。己酉年侄，善学南园字。同文馆开馆，请洋教习三桌，余与樵野周旋，总办等陪。未陪坐。律师吴某来见。在东厅。

二十日(2月21日) (染貂帽，白风毛。)晴，暖。外折五处，报二。明发二。见起一刻余，辰正三散。归无事。饭后访颂阁，遇诸塗，即归。晚访芝庵，戌初归。

廿一日(2月22日) 晴，暖，午后更暖。外折无事，电一，交户议。无述件，见起不及一刻，退即散，归小憩。饭后入署。送张筱传绍华廉访，未晤，归后恽松云在座，晚饭后与深谈抵暮。是日施使到署，庆邸晤之，不知何等说法。松云赠余媛叟篆。

廿二日(2月23日) 阴，午后露日，晚晴。外折一夹，无事，六起，恽祖翼等。无述旨，见起一刻即散。散后偕子密诣恭邸处贺其嗣孙溥伟入府，面递如意。敬子斋亦来。敬于如意外另送物。少坐行，拜数客归。晚访颂阁，在彼饭，畅谈至暮。有法国人桑尼宜以洋字寄余书，请曾君和译之，乃彼国国债票经纪也。大意请以中国银钱市面及政府所欲举办事密告之，并许每年赠贿英金六百磅云云。奇哉奇哉！

廿三日(2月24日) 晴，辰巳间大风起，扬沙蔽天。外折略多，明发一，廷寄一。见起一刻，已初散归。午后入署，遇麟、溥两公。

归,倦甚,牙疼头闷,似受风寒。

廿四日(2月25日) 晴,早晨风,旋止,冰将泮矣,犹坐冰床。外折少,见起闲话,无述旨,即散。历届京察大学士等题本皆廿四日奉旨,此次吏部来文亦称廿一送阁,廿三进呈,而未奉纶音。归憩片刻,赴总署。未正二刻德使海靖来,称欲为中国借款,而未提海口事,但云有话再说。其于中国不能自强颇致诮讽,申正去。恽松云来辞,数语行,明日发。

廿五日(2月26日) 晴,午后风。外折无事,缺一。见起时,上未语及题本,邸始详奏,命查询内奏事及批本处,起下传批本倭兴额,问之则昨已发下照签清文批知道了,单留览矣,尚未送阁,因取回,尚书侍郎一本,督抚一本。缮奏片并二本呈览。是日奉旨:恭亲王优叙,礼亲王、李鸿藻、翁同龢、刚毅、钱应溥议叙,李鸿章议叙,王文韶免降三级留处分,刘坤一议叙,徐均照旧供职。承旨即免冠碰头谢,明日军机具联衔折。恭邸领衔,清文。余行走班次在李公前,今日力言于上,谓班次不敢辞,宪纲不可紊,故李在前。退至方略馆已初三刻矣,未得憩,即诣传心殿。是日各国使臣觐见于文华殿贺新年,凡十一国,美、法、英、德、和、比、俄、义、日本、日、奥。公使十一人,田贝、施阿兰、宴纳乐、海靖、克罗伯、费葛、巴布罗福;以下皆署使:威达雷、内田康哉、瑟理威、罗士恒。照前所排国名次序。参随翻译等四十七人。美五、法八、英六、德五、和二、比三、俄六、日本十一、日一、奥无、义无。内有律师吴德斯、医士廓尔萨阔福不应见而见。午初上御殿,觐见如礼。敬带班,张押班。退时施阿兰及随员数人由文华门之中门出,徐皆从左门,二刻毕。余再到方略馆饭,至户部,申初归。是日俗语天仓日。此数日有交户部速议二件,今日皆上。其一湖北截漕办工賑。

廿六日(2月27日) 晴,暖。无外折。华辉封奏请勿加赋,龚电言英国主在位六十年。昨日德使海靖忽以敬大臣掣伊衣袖令其由东门出,朝觐之际不应如此,须敬大臣亲到伊馆讲论此理,否则不能赴宴云

云。当经署中发信予海辨明此事，并邀田贝出为解围。今日见起，恭邸面陈此事，而称翁某不肯带班，致有此失。余力与争，言臣即带班，亦须拦阻，敬某无过，且臣实不愿带彼族入见。语甚长，二刻许退，递事下已正矣。是日京堂引见，均照旧供职。归睡四刻。午正到署，筵宴各国使臣及参随等，惟德国海使以下皆不到，早间已致函再邀，临时复以敬君函三速，仍不来，各使臣立待六刻，催入座。比得彼回信，未正二刻始坐，玻璃篷北向坐。王居中，客以左为上，次第签于席。参随或对坐，或两旁坐，约五十余人。一时许毕，席间亦甚欢畅。彼此皆起立致颂词，尚如礼，施使临时举杯称谢。散后，余与敬、张商量，仍令田贝出头了此事。田贝因病先去。尚有一人未坐即去，似日本人。晚归。

廿七日(2月28日) 晴，旋阴，晚欲雪，颇寒。三明发，一廷寄。见起二刻。是日冰床已收，始乘马。兰翁未入，后日请假。已初二散。归后睡三刻，饭后入署。张殿撰建勋来，以刘康侯二百面还之，刘，伊戚也。访晤肥公。发芜湖袁电。

廿八日(3月1日) 风未止，寒。无外折，封奏二，明三暗一。步军衙门奏醇府护卫太监等掳人勒索案，见起时邸备陈之，二刻退，已正始散。方略馆酣睡。起访崇寿之、敬子斋、张樵野，皆晤。至总署，无一堂，坐六刻归。余坐马于西苑门被窃，苏拉来告，余曰常事耳。步行至德昌门，复来告马已得，鞍失矣，盖圉人之过也。鞍辔直五十馀两。子密因病未入。

廿九日(3月2日) 阴，飞雪点，薄暮露日光。外折少，无电。见起不及刻，退即散，到家已初。门下门生俞省三斌甲午分校房首，江西即用，解饷来。来见，其人聪敏而流勤，将来当成能吏。入署，遇麟公，晚归。是日宴到署，又敬与张同诣德馆，余不欲往也。写西江信。

二月朔(3月3日) (仍白风毛往。)晴。入时较寻常早三刻，寅正三见起，总署请派英国专使，贺其君在位六十年，礼物单一件。退后仍到直

房。卯初二刻上还宫。是日拈香行礼处甚多，率宫眷于坤宁宫祭神。天未明传王公大臣等吃肉，凡卅九人。共七列，余在第四列第四，卯正三退，径归酣睡。怀肉烹之，命合家大小同饭。倦甚，未事事。晚饭后访樵野及黄公度遵宪，均未晤。得吴桥陆凤煊书，云陆纯甫松孙在县丞任，于正月十一日病故。恭王赏肉，额、张两公赏糕。

初二日(3月4日) 晴，暖。仍早入，无事，兵部奏闽浙、两广查阅营伍，明发。卯初见起，一刻退。退时上还宫吃小肉，余等候递事下散，才卯正一。再憩，仍倦。午入署，癸巳门人刘凤樑，号子鹤，行二。天津人。上有重闱。江西县令，解饷来谒，其人稍俗。其父举人。之善以家录旧志铭呈阅。得芜湖复电，不愿充使。

初三日(3月5日) (惊蛰。)阴，晚晴暖。外折多。电一，旨一。是日起京察一等人员引见，计四日乃毕。一日一圈单，留上。派专使诣英国贺其君在位六十年，以张荫桓充是役。已初二散。偕子密访樵野，略坐即归。惊蛰节，体中发倦。廖仲山来谈。晚黄公度遵宪来长谈，其言以加洋税为主，实能指其所以然。得谭文卿、任筱沅两同年函。

初四日(3月6日) 晴，晨峭冷，晚乍暖。外折少，以黔抚缺单上请懿旨，无述件，辰正散归。午后赴总署，与庆、敬、李晤施使，所索仍三端：一百色路；二滇、广矿；一云南开道。上二件照前约，稍有时日，允之，后一件力持，反复晓譬。未初来，申初一去。又接见德藩译葛尔士，谈借款，云洋税只抵得五千万，问馀指何项，以空语敷衍之，李相所招徕也。答任筱沅书。夜分右牙大疼，延及头目，辗转不寐，殊苦。

初五日(3月7日) 晴，暮阴。无外折。黔抚王毓藻，川藩裕长。兰孙销假。见起一刻馀，已正散。电一，各国公使大臣。是日发下颁英君贺物十六件，一分东朝致贺，另有御笔字画各一，共十件；一分上赐，添二件，亦十

件。命恭、庆二邸诣德昌门看，余等未往也。访樵野，告以毋庸添购别物，而彼与合肥已购廿馀件，皆巨价也。牙疼归，不能入署，偃卧数刻。邀麟公、敬君、陈桂生、廖仲山、溥玉岑饮，甚畅，未正二坐，酉正散。那琴轩来谈借洋债事。借得祁文端藏覃溪翁《大观》残本。

初六日(3月8日) 微阴。早二刻入。外折无事，明发一，寄一。先见起，后引见军机，复见一刻退。京察一等引见毕，圈单下，仍固封，明日发。递事于见起后一刻，事下传散，驾始出，是日回宫斋戒也。径归，遍体痠楚，稍憩。午入署，申初归。尹佩之编修来铭绶，以复文卿函并李东阳字卷交寄。尹乃文卿孙婿也，此人有才气。言文卿第三子，年十九，才学并好。其次孙得拔贡矣。《大观帖》十一页，苏斋题识，前后四旁皆满，曩于祁文端斋中得一睹，今其曾孙师曾号景沂者质钱于樵野，又云阎成叔。因借观之。荣仲华来谢，晤谈。

初七日(3月9日) 微阴。外折无事，杨宗濂放河东道，京察一等圈出，谕旨。乾清宫见起一刻，已初散归，倦卧数刻。摩挲《大观》，废时失事，当自箴矣。裕寿泉方伯来见长。晚吊徐梅孙丞穉之丧，户部一等，病三日而殁，命真穷矣。户部未圈出者三人：谢启华、金文同、恒廉也，计六部等共圈一百一人。

初八日(3月10日) 微阴。外无事，封奏，孙赋谦：开矿升科。彭述：湖南浮折。张荫桓带十员。一明，二寄。已初多散归。看《大观帖》，发兴摹苏斋跋。午后赴户部，归仍摹帖。杨蓀芳来见。蔡学渊来见，癸巳科场被革，捐银五万，开复举并官。面斥之，还其贐百金。张樵野来谈至暮。定廿四行。

初九日(3月11日) 阴，已刻飞雪花，旋止，晚晴。早一刻入。是日寅正二刻上诣社稷坛行礼，卯初二刻还瀛台用膳，引见老人班皆照旧。见起一刻许，递事散，已初一刻也。内监云今日谕此后递事毋庸至仪鸾殿，次日仍照旧，盖传者之误。未知审的，亦未识何解也。

归后摹帖,未见一客,未办一事,直是痴绝。右下齿一枚疼已久,今忽落去,感喟不已。液池冰泮,尚无船。

初十日(3月12日) 阴,云阴斑驳,已刻飘雪花,旋日出,晚又阴,寒甚,景象凄惶也。照常入,无外折,有一报。明一,寄一,电一(依)。有引见。见起一刻,已初散,仍递东朝也。归饭,入部治事。晚归,犹摹帖。傍晚樵野书来,谓前途取赎甚急,乃还之,意犹惴惴然,从此除一累矣。莫绳孙者,子偲之嗣子也,江南道员被劾,罢职四年矣,来见。号仲武,貌丰,五十四岁,曾随刘瑞芬为参赞,云溥玉岑欲荐之。得吴濠斋函,告其弟谊卿之丧,而尚思出山。

十一日(3月13日) 沉阴沍寒,丰狐之裘不能御。兰翁未入。明日同。外折多,无要事,惟山东黄河凌汛决口二处,冲四县地。口门二处在历城、章邱交界。明发一。见起一刻馀,已初多散,归憩。午正赴总署,施使又来,庆、李、敬、吴同晤,言国书、宝星已到,礼物将来。次及前三端止两端可允,下一端则欲修铁道,一由蒙自,一由百色,交会于云南省城,坚不允,惟允从蒙自平道涂、红河治险滩,彼不允。我以电告庆常向外部言,推宕而已。未初来,申正二去。

十二日(3月14日) 阴寒。外折多而无事。兰孙仍未入。见起一刻,无述旨,即散。归,酣睡。午初入署,敬君亦来,待樵野商量借债,未正二始来,樵以为须借一万万则我可省一千万之息,其如无抵项何。申正归。崇受之礼来晤,将于日内销假矣。见唐释法藏致新罗僧书一卷,疑是钩本。

十三日(3月15日) (洋灰鼠,今年白风毛时较长。)晴,已刻大风动地,暮止。兰孙入,未见起。事下较迟,入见一刻十分。是日内务府一等圈单下,引见三日。已正二始散。归不能睡,写篆。到总署,欲寻李相不值,遇敬君,申正归。写对,腰不济矣。见覃溪临《化度》。

十四日(3月16日) 阴,奇寒刺骨,池冰复有凝意。外折无事,见起一刻下,即散,已初到家。中途舆夫踣,余腰本疼,复顿伤,幸尚轻。午初入署,与北档论借款,曰借款系国家事,还款乃户部事,吾与诸君力任其难矣。到总署,敬、张两君同辞议借款,遂以一万万之说告李相,嘱其向英、德两使议之。德先发,英亦向李相恳请也,若两国连难,则一国不能独有要挟,况前借有成规也。庆邸来,荣、吴皆集。未正日本内田康哉、郑永邦携其国书来,述其国意告哀,余等接之,其人便服,余等亦便服,无仪节也,闲谈其国新遣四使,一墨西哥,一檀香山,一暹罗,一巴西。又言新使矢野文雄乃草心党大畏之友也,三刻去。余又坐三刻归。未申间雪作,三刻许止,积一分,仍阴。

十五日(3月17日) 晴。外折多,无事。张百熙封奏。见起一刻多,无述旨。恭邸传旨戈什爱班,嗣后随至颐和园之戈什乾清门俱赏肉烫饭。退即散。上年有西宁保案,折存南屋,寻未出,严飭两班查之。祠堂行礼,小憩,午初赴樵野之招,仲华、豫甫、颂阁及梁震东诚在坐。梁,广东人,保道员,从幼在洋习语言文字。申正归,见端午桥所藏宋元人书简册,谢希曾物。极佳。又米书晚词墨迹,廿年前尝摩挲者也。妾小恙,喉痛。

十六日(3月18日) 阴寒凄恻,向晚尤甚。外折不多,封奏三。文博等、文璟、徐道焜。见起二刻,退时已初。访合肥谈借款,略有头绪。归饭。午入署。广锡三姑丈来,其人老于世故,不甚贫,所言皆浅近琐琐姻亚事。

十七日(3月19日) 晴,暖矣。外折无事,一等记名单下,计九十三人,去十五名。见起二刻,已初散,径归。写对不惬意。愤愤终日,未见一客。见覃溪先生《李秀》残本摹本,即法源寺壁所嵌。后附碑图,颇有趣。